

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的关系

张武军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魏晋时期的两大阶级,部曲、佃客的身份、地位很复杂,魏晋时期的世族地主垄断着国家的政权,世族地主与部曲、佃客的关系也就构成当时最主要而且很独特的阶级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魏晋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时期;世族地主;部曲;佃客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4-0012-02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一直是统治阶级,然而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主阶级势力对政权的影响也并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是中央集权制王朝,皇权不断得到加强。但在魏晋时期,由于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朝廷无力镇压,采取让地方世族组织武装去镇压农民军,后董卓入京,各地州牧、世族武装以讨伐董卓为名展开大混战。中央集权日益衰弱,地方世族地主势力逐渐壮大,并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世族所有制也就成为魏晋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这一时期,是地主封建制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认识魏晋时期的世族地主和其附庸部曲、佃客的关系,对更深入认识魏晋时期的这段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魏晋时期的世族庄园中有两大阶级:一是世族地主;二是其依附者,主要是部曲和佃客。所谓世族,是指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世袭大地主,魏晋世族制度始于九品中正制,这是由曹魏时期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来的,魏晋时期的世族势力萌芽于西汉末年,南阳湖阳人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广开田土三百余顷”。^①东汉继续发展,到曹魏初期,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所以,曹魏以后,世族势力更加发展,西晋时世族门阀势力正式形成,显著的标志就是世族掌握了国家大权,“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②在当时世族自给自足的庄园里的依附者,主要是部曲、佃农。“部曲”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是西汉政府军队的编制单位,即对汉代军队的称谓。到东汉时期发生了变化,东汉以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许多豪强地主将其家丁和依附民武装起来,也称部曲。所以,魏晋时期,部曲指正规军队的时候较少。此时,部曲已经成为世族地主和豪族所拥有的私家武装,并且逐渐普遍化。部曲主要来自于宗族,也有门生故吏、招募的流民及其他各种依附者,所以,只有编成军队才称为部曲,部曲

活跃的时候通常也就是军事活动频繁的时候。到魏晋时期,部曲活动最为频繁,尤其是建安时期和“永嘉之乱”后。

客本来是指外来人,相对于宗族而言,非宗族成员就是客,相对于乡里而言,外乡人就是客,本来并不含有身份低微的意思。在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不断,他们便依托于世族豪强沦为依附农民,久而久之,耕种世族地主土地的佃农与主人的依附关系逐渐强化起来,承受世族地主的超经济剥削。总之,这一时期部曲、佃客已经成为地主庄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部曲、佃客之所以在魏晋时期能够鼎盛地存在下去,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

第一,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已经确立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国家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地主大量占有土地提供了客观条件。土地的集中使农民从国家的编户齐民转变为世族大地主和地方豪强的依附农民。因此,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部曲、佃客大量出现的经济基础。

第二,魏晋时期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封建割据局面的出现,都为部曲、佃客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且,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了“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③的惨景,农民大量地依附于地方的世家豪族,这也就是部曲、佃客大量存在的社会条件。

魏晋时期的世族大地主和其依附者部曲、佃客就构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的阶级关系。这时的部曲、佃客,一方面是世族地主和豪强在中央集权削弱的条件下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较之以往的更强的人身依附性,从而使他们的身份、地位显得复杂而且有多层次性。

一、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一种宗法关系

我国古代宗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魏晋时期的宗族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宗族一直以来都是农村中最牢固的组织,无论在生产上、生活上都对族人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动荡,战祸不断,中央集权严重削弱,个体小农在战乱中根本无法自保,只有依附宗族

才能求得生存,地方世族豪强纷纷组织自己的宗族子弟为部曲,修堡筑壁。他们屯坞自守形成大大小小的众多坞堡和宗族共同体,而且当时向南迁移的许多北方农民也多是以宗族为依托,在宗族的庇护下徙于江南的。这样,在魏晋社会大变动时期宗族组织就成为聚集力量的纽带,所以,在战乱时期宗族力量比和平时期更为重要。如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这些人都成为了祖逖的部曲,祖逖对这些“宾客义徒”,“遇之如子弟”。当北伐时,就是以这些部曲为基础,祖逖“屯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④《三国志·吴志·孙静传》中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孙静在其兄孙坚起事时“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任俊、李典也凭借宗法关系控制了成百上千的部曲,刘繇、笮融的私人武装更直呼为“故乡部曲”。^⑤很显然,这些部曲的构成是以宗族为核心或主体的。

二、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一种朴素的君臣关系

魏晋时期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加上战乱频繁,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皇权已无力控制地方,世族地主掌握了地方实权,中央势力对地方管理十分微弱。所以,世族豪强对其所控制地区的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君臣关系。这样部曲、佃客对世族豪强的依赖性也就进一步强化,部曲、佃客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质上是世族豪强的私兵或私从者。世族势力的发展,不仅使其荫附了众多依附民,另外许多高门大族也拥有为数众多的门生故吏,这种门生并非是授业弟子,而是人身依附者。对此,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六朝时所谓门生,则非门弟子也。其时仕宦者,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则谓之门生,如今门子之类耳……其与僮仆稍异者,僮仆则在私家,此盖在官人役,与胥吏同。”由于门生故吏和宗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主仆观念根植于内心深处,一有召唤就可能“请死相报”。^⑥又如,袁绍起兵时,其“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⑦再如东汉末,东海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后把妹妹嫁给刘备,并进“奴客两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⑧后随刘备到蜀,这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不管是糜竺,还是其部曲、佃客都服从效忠于其主。因此,在魏晋时期,世族地主与其部曲、佃客之间是一种朴素的“君臣”关系。

三、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

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东汉末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悲惨情景。在战火中,个体小农在战乱中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生活极端困苦,如不依附于世族地主则可能会死于战乱中,世族地主庄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提供给他们进行生产的土地、种子和农具,可以很快地投入生产中。而且魏晋时期,国家规定官僚贵族、世族豪强可以拥有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的佃客,豪强大族不仅荫有一定数量的合法客户,而且许多不堪重役的自由民也投充到大族庇护下,使得世家大族占有更多的非法依附民,无论是从军还是务农,都和宗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对外不承担国家赋役,对内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不至于在外无所保障、流离失所。

四、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世族地主庄园里,部曲、佃客是被禁止离开自己土地的,他们若是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而擅自离开自己的土地,就以逃亡论罪。这样,部曲、佃客就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之上,丧失了人身自由。部曲、佃客必须经过主人的放免,才能成为平民,否则他们将世代为部曲、佃客。而且部曲、佃客死后,世家大族有权将其妻子指配给另一部曲、佃客。西晋占田制规定,各级官僚有庇荫其宗族及客的特权,受庇荫者得以免除对国家的赋役,而对庇荫者承担义务,“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⑨而且魏晋时期战乱频繁,部曲、佃客以战斗为职事,“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共出现494次,其中364次指军队,130次指其他依附民,统计数字也说明这些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主要以战斗为职能”。^⑩可见,部曲、佃客且战且耕,他们身上承担着沉重的负担。魏晋时期,部曲、佃客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所以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魏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乱、大分裂时代,也是世族庄园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部曲和佃客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前代大大加强,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随之强化,出现了一系列保护世族特权的政策法令,如九品中正制、占田制等。可能也是出于让世族地主支持拥护皇权,世族控制了国家大权,他们拥有的这种政治上资本威胁到了中央,而中央政权积贫积弱,在当时,世族地主所有制是主要经济形态。研究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的关系,对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卷32。

②《晋书·段灼传》卷48。

③《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卷49。

④《晋书·祖逖传》卷62。

⑤《三国志》卷18。

⑥⑩王万盈:《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及其演进》,《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⑦《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卷26。

⑧《三国志·蜀志·糜竺传》卷38。

⑨《魏书·食货志》卷100。